

名家随笔

上白登山

高海平

踩着露珠行走,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少年时代在乡村,露珠打湿鞋子和裤脚是常有的事。尤其是秋天,早上露重,去地里干活,泛着秋黄的野草上挂满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正兴致勃勃地迎接朝阳呢,就被我们急匆匆的大脚粗暴地踩过。露珠纷纷坠落,我们的鞋子和裤脚也被打湿。那时不管干什么总是风风火火急匆匆的样子。

头天晚上暴雨如注,第二天早晨艳阳高照。几个文友相约去爬一座很不起眼、但非常有名的山——白登山。公元前200年,刘邦率领大军30余万,攻打匈奴,匈奴以40万大军在白登山围攻刘邦。刘邦被匈奴的阵势镇住了,不得不使出他惯用的小诡计,贿赂对方关键人物,这才勉强解围。解围只是权宜之计,后来不得不与匈奴签订和亲之约,够狼狈的。

山里面有公路,只是不允许车子行驶,只好徒步前往。对于一个长年喜欢户外行走者,这样一个肉眼可见的目标高度几乎不在话下。走路不能走在公路上,那不成了车子了嘛,一定要寻找小路。小路行人走得极少,草木便茂盛,野草便横生。路面上长满了荒草,有一种开花的、长茎的草引起了我的注意,俯身仔细端详是中药材柴胡。之所

以对这个中药材认得准,是早年拜爷爷所赐,老人家采集很多中药材挂在墙壁上晒干,头疼脑热便可使用。什么黄芪、柴胡等几种药材根据比例放在爨壶里,插进柴火炉子里熬煮片刻,即可服用。爨壶的形状很长很长,适用于农村的柴火炉子,热得快,很方便,平常洗脸洗脚用水也多用此物。如今此物已成文物,不可多见。

随手采了一枝柴胡,细嗅微香。发现柴胡并非稀罕之物,成片地泛滥生长,蓝白色的小花朵形成一层薄云在脚面上缭绕。这时才注意到鞋子已经被打湿,残留在草叶上的不知是露珠还是雨滴,沾在脚上,凉丝丝的,真是一种睽违已久的感觉。

路两边长满了松树,无疑属于人工种植的。不管是不是人类所为,既然为大自然提供了应有的环境,那么,大自然会回报你应有的一切,正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是也。野兔出现了,松鼠在眼前跳跃,各种属于森林中应有之物都出没其中。

走着走着,作家玄武突然说,不走了,想在这里坐一会儿。众友知道,玄武这些年出没田野间,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边走边看,有感觉就立马写出即时性的文字,这是他提倡的在场

感写作。众友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便不打扰,继续前行。

前面遇见一个不小的坑,诗人张二棍说,里面埋葬着尸骨。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也把思绪拽了回来。今天行走的目的就是寻找两千多年前的古战场。在我们行走的地方,汉军和匈奴曾经惨烈的厮杀余音在耳,不能说血流成河,至少也是血溅疆场,死伤无算,这里就是当年的战场。

艳阳当头照,想找个凉快地避避暑,无奈树木还没有长到遮荫的高度,只好硬着头皮行走。好在一路众友话稠,多少能驱散空气的闷热。看见山顶了,没有多远,只是继续走下去的兴致已经减少,再加之时间不够,我们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履行公务。众友便沿着公路下行。

身后不断有车子驶过,怀疑所谓的不让车子行驶,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陆续有游人上来,喘着气,问:还远吗?答:不远了,坚持。

往下走自然轻松无比,有说有笑。我想到,当年那批跟随刘邦征战的将士,除了无法还家者外,一路肯定狼狈不堪,尤其是刘邦,心中的郁闷只有自己知道。远远地看见玄武坐在停车场的树荫下,看着我们热水汗脸的样子,笑呢。



走进崇善寺

侯莉文/图

太原闹市区里隐藏着的古建,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一座城市发展变化的印记。那些红墙碧瓦、重檐楼阁、古木雕塑,安安静静,记载着岁月的变迁与辉煌。

为寻访太原闹市区的古建,我的府城游打卡第一站是崇善寺。

崇善寺位于迎泽区文庙巷9号。从上马街进入狄梁公街,顿时就觉得安静了下来。街道两侧的红墙,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幽深,散发着浓浓的古韵。穿过一个拱门,拐进崇善寺南门的小巷子里,就会看到崇善寺的山门,规模不大,却敦厚庄严。

山门上有三块石匾,中间匾书“大悲胜境”,西边匾书“晋源神景”,东边匾书“唐宗遗址”。三块石匾把这座古建的历史渊源、地位、价值都告诉了参观者。“大悲胜境”告诉参观者,这里是佛教寺院,传承法系属于净土宗。“晋源神景”告诉参观者,这座三晋大地上的小小寺院,算是三晋名刹,寺内别有洞天,只有步入其中才能领略到神妙美景。“唐宗遗址”则讲述了这座寺庙的悠久历史,它最初修建于唐代,初名白马寺,后几经波折,直到明代更名为崇善寺,沿用至今。

山门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据说钟楼上的大钟,是明代正德年间铸造,有9999斤重,声音洪亮,敲响的时候,整个太原府城都可以听到。可惜不能上去近距离参观,只能在楼下踮起脚、隔着围墙眺望眺望。

步入山门,越过烟火氤氲,一眼就看到了雄浑大气、古朴庄严的大悲殿。大悲殿是太原现存最完整、最标准的明代木构建筑。

根据寺内文献记载,这座寺院本为朱元璋三子晋恭王朱橐为纪念他的母亲孝慈高皇后马氏,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启奏明太祖,批准建立新寺,在延寿寺的基础上扩建,之后历时八年,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竣工,晋王赐名“崇善禅寺”,是典型的皇家寺庙。后清代同治三年(1864)十月的一场大火,将寺院主要建筑焚毁,仅有大悲殿及附属的一组建筑幸存下来。从此,大悲殿独立成寺,承载了崇善寺的全部历史,延续了沧桑变迁,延续了人间香火。

据说寺内现存的《崇善寺建筑全图》记录了当时宏大的场景,可惜这次游览的时候大悲殿内部正在修缮,无缘进入殿内参观。殿内的千手观音像等精美的塑像、壁画都只能留待下次相会了。

大悲殿前是一个宽敞平坦的月台,中间立有一座高大的香炉,香火袅袅,缕缕青烟中寄托了人们多少的心愿呢。月台左右是两座小巧精致的亭子——鼓亭和钟亭,檐下彩绘已经斑驳不清,但依然美观,据说也是明初修建的,极为珍贵。

围着大悲殿绕行一周,感受它的气势,感受它的静谧。墙上的树影随风摇曳,窗格子上的一抹阳光格外明亮。石碑上的花纹精雕细刻,上面的文字虽然已经模糊不清,但我们知道它在讲述的历史是悠久的是厚重的。老师父的唱经声缓缓传来,听得分明。

突然有些恍惚,明明身处闹市之中,却听不到外面一丝丝的纷扰喧嚣。古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魔力吧,好像进入其中就会穿越时空,把参观者带回到千百年前。

初秋的崇善寺,安静而祥和。大悲殿,大隐隐于市,一砖一瓦,都透着厚重,散发着让人安静沉淀的力量。

天凉好个秋

刘英

伫立在岁月的渡口,倾听。不知是谁在唱歌,将绿叶唱成了艳红的花朵。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次相遇,都会有不一样的情愫,在夏天的荷花池中,顺着细雨流淌,在灵魂的深处,守住一方静谧,绽放出一颗明媚的初心。

我静静伫立,倾听流年。

当春走远,当夏躲开,紧跟其后的,秋的容颜在天地万物之间,一点一滴开始弥漫,秋意渐浓,天高云淡,等你去郊外攀爬高山,等你在山顶触碰云端,等你邀三五好友,借一壶菊花酒,在微醺的时光,品味生活百态。

秋天的雨,温柔而缠绵,有岁月的清新,雨丝飘洒,几缕微凉在地面缓缓升腾。秋天的风,拂在脸上,吹在身上,将积存在体内的困顿、烦恼和惆怅统统带走,留下的是一种别样的舒爽。

秋色如禅,空明、静谧、庄严,纤尘不染,泡一壶茶,看叶片舒卷,心境高远,看四季如歌,漫漫红尘,抚摸一行文字,临水照花。一剪清风,牵着梦想,走进唐宋的词章。

天凉好个秋。

其实,在经典文字中,秋容更为出色。“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滕王阁序》中,江水与天空衔接,这是澄澈的秋天;“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是一代伟人的豪迈,将秋天的绚烂融入胸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把秋天描绘得缱绻而淡雅,情意绵绵。你瞧,秋天浓淡相宜,让人坦然,释放所有的情绪后,心无旁骛地欣赏秋天。

在浅秋那苍郁的色彩里,我期待一个成熟的秋天。让枝头累累的果实,挂在我人生的秋天,带着生命的深沉与从容,走向旅途的月华三千。



辛弃疾的《丑奴儿》有句词“却道天凉好个秋”,在太原,就可以将“却道”二字删去,真正是天凉好个秋!

这座城市三面环山,一水贯城,寒潮被阻,热浪被解,所以处暑一过,秋雨来袭,太原在大自然的魔棒挥舞里,山川、河流、树木全部换成了另一种气场,是那种清爽素淡的气场。

宛如人到中年,成熟大气,母性的光辉照耀在即将收获的田野里,浓墨重彩,宛若一幅油画,就这样缓缓铺展开来。